

責任編輯：朱開通

犖兒離家出走 老父心掛神牽

七旬翁騎車尋子 走遍河南

【本報訊】七旬老人為尋找失蹤的兒子，騎單車走遍河南省，感動了不少志願者，他們組團代老人吶喊「許崗，你爸爸喊你回家過年」，感動中原。

據《河南商報》2日報道，1日下午3時許，鄭州火車站前廣場，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倚着一輛自行車站在路邊，車後座上是一床棉被。旁邊一群手執標牌、條幅的志願者在向路人講解着。

志願者林先生說，去年12月13日，他本人在二七廣場遇到許老伯，當時他推着一輛破舊單車，單車前後貼滿了「尋人啟事」，林先生得知老人為找兒子騎車走遍河南時，深受感動。

「許崗，你爸爸喊你回家過年！」志願者幫老人吶喊。不少人都圍了上來，有人好奇拿走宣傳單，也有人從口袋裡掏錢放在老人面前。「你們不要給我錢，我只要兒子。」老人追了上去，

把錢塞了回去，他說自己是來找兒子的，不是乞討。

老人叫許長興，平頂山葉縣常村鄉石院牆村人，今年已經70多歲了，他說自己40多歲才生下兒子許崗，一直十分疼愛他。去年8月，因為生活瑣事，許長興和兒子許崗拌了幾句嘴，結果許崗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穿州過省 直闖河北

隨後，老人就騎着單車踏上了尋子路，輾轉舞鋼、許昌、商丘、汝州等地。他說，路上有貨車司機看他可憐，就載他一程；餐館賣麵的老闆聽他是找兒子的，就不收他的飯錢。老人說很過意不去，跟佔人便宜似的。老人帶着被子，晚上到哪就在哪將就一夜。

據老人的鄰居表示，許崗精神有點問題，且很倔強。此前，就已經離家出走過，將近兩個月才找到，可這次至今杳無音訊。

老人說，接下來打算到南陽、河北去找兒子，他相信只要有耐心，總會有奇跡發生。



志願者拉橫幅幫老人尋子 (網絡圖片)

老城新景

【本報訊】中新社上海2日消息：「鑼鑼鑼，鑼鑼鑼」，這個鏗鏘上海灘半個多世紀的獨特聲響，伴隨着內地第二條有軌電車線路在上海的開通而重現滬上。記者2日從上海浦東現代有軌交通有限公司獲知，自現代「鑼鑼車」新年首日重返上海灘以來，目前每天運載量達6000人次，成為白領上班族和老上海人爭相熱捧的新潮代步工具。

在電車站點之一的浦東張江高科，記者看到，現場排隊等候乘坐「鑼鑼車」的市民絡繹不絕。已是耄耋之齡的老上海王大爺特地挑了個暖和的天氣，從市中心的徐家匯趕來，一睹「鑼鑼車」的現代模樣。

談及慢悠悠的老電車與現代有軌電車的不同，現場不少前來「嘗鮮」的老上海津津樂道。「舊時，鑼鑼車的司機都是站着開車的。」「原來的鑼鑼車是雙軌的，現在的是單軌的。」王大爺稱。

76歲的李國祥回憶，數十年前，相比間隔較長的公共汽車，「鑼鑼車」才是老上海最「不稀奇」的代步工具，沿途都能聽到「鑼鑼」聲響，乘坐十分方便。家住浦東的郭大爺也回憶說，那時「鑼鑼車」的乘客並不多，一般都能有座位，而且票價便宜，按每次只要三分或四分錢，其中一路電車更是沿途經過外灘、南京路等上海最知名地標。

有軌電車曾在「十里洋場」的老上海留下了深刻的時代底片，上海是最早擁有有軌電車的城之一。1908年，上海第一輛有軌電車彩車行駛至外灘，拉開了這個城市交通舞台上的有軌電車序幕。直至1963年，南京路上的最後一條有軌電車軌道被拆除，淡出人視野。

老上海重現有軌電車

28歲生辰變死忌 邊城過勞獻忠魂 烏市500警民淚送援疆特警

【本報綜合報道】因勞累過度猝死的河南省鄭州市援疆特警沈戰東遺體告別儀式，2日在烏魯木齊殯儀館舉行。儘管當天烏魯木齊氣溫是零下16度，讓人感到寒冷刺骨，但依然有500多人冒着寒冷前往，為犧牲在新疆維穩一線的援疆特警沈戰東送行。

沈戰東，河南省新鄭市人，鄭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隊特巡警四大隊民警，三級警司警銜。1

2008年10月3日，「80後」特警沈戰東作客《鄭州警務報道》，如今只待成追憶 (網絡圖片)

月29日晚，在結束一天維穩巡邏勤務返回駐地後，繼續備勤，因勞累過度暈倒，經搶救無效，於30日零時30分光榮犧牲，那天剛好是他28歲的生日。

沈戰東最好的朋友馮鵬飛告訴記者：「每次有任務，沈戰東都是衝鋒在前，留給戰友的總是背影，他太累了。」1.8米左右的馮鵬飛看到戰友的遺體時卻淚流滿面。「29日晚上特地回來了，卻沒有見上最後一面」。

父母親遺孀哭成淚人

沈戰東犧牲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書記周永康作出批示，「向沈戰東同志犧牲表示深切哀悼！向其家屬表示親切慰問

，照顧好家屬」。

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沈戰東的父親沈水全泣不成聲，淚流滿面；母親范金花因為傷心過度需要兩三人的攙扶才能站立，眼睛因為流淚的緣故，紅腫起來；妻子王暉由妹妹攙扶着，一直低着頭哭泣。

烏魯木齊市民地力沙提·買買提艾力告訴記者，這麼年輕的小伙子犧牲在新疆維穩一線，得知消息後非常悲傷，特地趕來為沈戰東送行，他是好樣的。

河南省援疆特警康起隆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沈戰東為援疆特警樹立了好榜樣，援疆特警將繼續沿着沈戰東走過的足跡，為新疆的穩定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



虎虎生威鬧新春

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少年宮1日開展「大小書家送春聯，虎虎生威賀新春」活動，組織書法家和小學員來到鍾秀街道百花村社區，為村民寫春聯、剪「紙老虎」(右圖)，喜迎新春佳節的到來。下圖為蘇州民間藝人吳紅英(左)和母親一起展示歷時兩個月共同製作的巨型虎頭鞋，該鞋長一米，高半米，鞋底扎針超過2000針，鞋面扎針逾萬，鞋幫兩側繡有六個造型各異的京劇臉譜。(新華社)



中國科技館新館 擁最大球幕影院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2日消息：30米直徑的半球形銀幕、1000多平方米的電影畫面面積、世界先進的IMAX(環藝數碼)放映設備……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球幕影院今天亮相中國科技館新館。

中國科技館館長徐延豪表示，中國科技館球幕影院同時擁有世界先進的球幕電影放映設備及天象演示節目設備，兼顧放映球幕電影和演示天象節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球幕影院，可容納442位觀眾，並設有殘疾人專用座位。影院座椅整體傾斜30度，可為觀眾營造仰望蒼穹的視覺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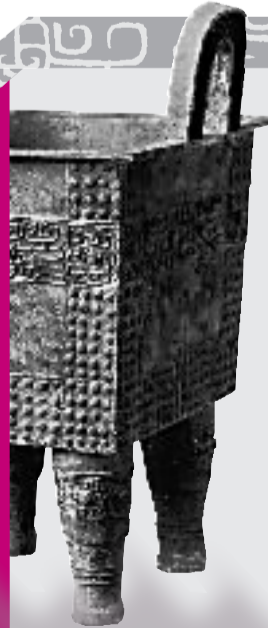
據悉，球幕影院引進世界先進的IMAX放映設備，採用30米直徑的半球形銀幕，銀幕上電影畫面的面積為1000多平方米，配以六聲道身歷聲響效果，以超人視角的畫面和逼真的環繞音響效果，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聽震撼和無與倫比的藝術享受。影院同時配備了世界先進的光學天象儀和數字輔助投影系統。光學天象儀不僅可以演示恆星、行星等天體，還可以展現日月食、月相變化等天文現象。

為配合球幕影院落成開放，中國科技館從瑞士國家旅遊局引進了IMAX影片《阿爾卑斯：自然的巨人》，同時還將向觀眾獻映球幕影片《別有洞天》、天象節目《恆星探秘》。

隨着球幕影院的亮相，中國科技館新館已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

越國的「超限戰」(三)

青銅時代的土地戰爭



吳王夫差這時候一心想在國際上出風頭，對身邊的危險看不見，手頭的工作不願意幹，哪裡肯聽伍子胥這些喪氣話，照樣帶兵攻打齊國。結果很不錯，打了勝仗。班師回朝時文武百官全都道賀，只有伍子胥批評說：「打敗齊國，只是佔點小便宜；越國來滅吳國，才是大禍患！」

伍子胥愈說，夫差就愈討厭他；夫差愈不聽勸，伍子胥愈急，上火，憂心，說得就更多更激烈。如此不斷惡性循環，夫差漸漸把伍子胥當仇人一樣防範。

勾踐那邊也沒歇着，老找人在夫差面前說伍子胥壞話。終於有一天，夫差被氣昏頭了，派人給伍子胥送去一口寶劍，逼他自殺。伍子胥氣憤地對夫差的使者說：「把我的眼珠挖去，放在吳國東門，讓我看看勾踐是怎樣打進來的。」

天下霸主向勾踐求和

夫差殺了伍子胥，任命一直和伍子胥作對、但是卻能討得自己歡心的伯嚭做了太宰(古往今來，人治社會的幹部人事工作大都這樣搞)。要知道那伯嚭早就已經被越國收買了，他一心一意要幫越王勾踐把伍子胥整掉，一來可以自己權力更大，二來可以在將來越國滅吳時給自己留個後

手，其實更重要的是：他實在愛死了越王送來的那些金銀珠寶、美女歌舞啊。

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約會魯哀公、晉定公等在黃池(今河南封丘縣西南)會盟，他一心思想當霸主，可晉國是老牌霸主，實力很強，不讓步。怎麼才能逼晉國知難而退呢？只有靠實力說話！為了保險，夫差把全國的精兵都帶上了，浩浩蕩蕩威風八面開到黃池，簡直就是一次國際大閱兵。晉國果然不敢爭風頭，吳王夫差如願當上了霸主。

風光是風光了，可是吳國國內卻只留了一些老弱殘兵。等夫差從黃池得意洋洋風塵僕僕帶着軍隊回來時，越王勾踐已經率領大軍攻進了吳國國都姑蘇城，連夫差的兒子都殺了。吳國士兵遠道回來，已經夠累了，加上越軍都是經過多年訓練的，不僅體能很好士氣旺盛，而且被仇恨所激勵，打仗拼命。兩下一交手，吳軍被打得大敗。

夫差堂堂天下霸主，此時卻無可奈何，只好去向勾踐求和。勾踐和范蠡一商量，認為目前吳國初敗，國勢還很強大，吞滅恐怕不易，決定暫時答應講和，退兵回去。

但是，這夫差身邊沒有了伍子胥，只有伯嚭、西施這些麻醉劑，面對如此險惡的鄰邦，竟然

還陶醉在北上爭霸勝利的喜悅中，不把越國放在眼裡，天天飲食不離美酒，坐臥懷抱美人，樂得忘乎所以，忘形忘憂忘一切了。結果，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踐經過了充分準備，再次大規模進攻吳國，越軍把吳都包圍了兩年，夫差被迫得走投無路，說：「我沒有面目見伍子胥了。」說着，就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臉，自殺了。

雄視天下勢力達鼎盛

縱觀越國在對吳國的戰爭中，綜合運用了經濟戰、文化戰、外交戰、心理戰等多種形式的戰法，而其核心思路卻極為一致：着眼於對敵國各種資源的耗費。

可見，戰爭勝敗，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資源利用是否得當——

- 善用地利為基礎，
- 廣納人智亦關鍵。
- 二者皆備功自成，
- 天時不與蠢漢便。

勾踐經過22年的辛酸潛伏，終於乾脆徹底地雪了當年會稽戰敗的恥辱。接着，他率軍乘勝北進，先是踏足山東半島，與魯哀公結盟，接着又跑到山東濟南和齊、晉諸侯聚會，並接受周王



伍子胥的眼睛 (吳曄 繪)

賜給他的胙肉，被任命為諸侯伯長。越王勾踐從此號稱「霸王」，雄視天下，勢力達到鼎盛。越國雖然一時風光無兩，但越國棟樑之材們的日子並不好過。古往今來，下屬們的共同悲劇在於，總有一種領導可以共艱辛但不能共富貴，而勾踐，就是這一類型領導的典型。

越王滅吳後，范蠡看出越王可以共患難，不能同享樂，就勸文種離開。范蠡同西施乘一條小船離去，後遊齊國，改稱陶朱公，經商致富。而文種並沒有識相地離開。(連載一〇二)

作者：吳馬 曄亮